

新近北美风物
抒情纪实散文

绚丽的北美雨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绚丽的北美雨

詹建英 著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绚丽的北美雨/詹建英著. —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1

ISBN 7-81030-572-7

Ⅱ. 绚…

Ⅲ. 詹…

Ⅳ.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183 号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珞喻路 129 号,邮编 430079)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0625 字数:12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10.00 元

前言

有人说，不到北美西欧，算不得出国。依此而论，我恐怕能算得上地道地出了国。

我们这辈人，历尽坎坷艰辛，最后总算交了好运，欣逢改革开放盛世！

我女儿到加拿大留学，工作，成家，生孩子。1995年邀我和太太去加拿大观光，也顺便照看一下外孙女。我们年逾天命，渐至桑榆暮景，做梦也不曾料到会有今天。于是欣然应邀。在不长时间内办完护照和签证，于是年6月20日乘飞机抵加，不久又去美国旅游。所谓北美，即此两国。

欧风美雨，我首先冒了“美雨”。这北美的雨，在我看来是绚丽的，多彩的，但也不乏凄怆铅重和令人怅惘迷茫。我们见了不少洋广，大开了眼界，同时也辨清了不少人

世间的沉云迷雾，是非曲直，伪劣真善，大大提高了认识能力。

我是一名写作爱好者，平时且不惜耗管费墨，况乎北美之行，人生能有几遭？我们在北美旅居一年零三月，于1996年9月22日回国，此间所经之地，所见之物，所闻之讯，甚为繁广，择其几许，循实志之，聊慰我心，不虚此行，仅此而已。当然若能给未至北美或将欲行之者提供某些轮廓和参考，吾心愈益足矣！

但囿于我的涉浅能拙，难免给此书酿成许多缺憾和谬误，引颈黯悉北美之友，予以斧正为感！

此书的写作，我还得衷心感谢朱志伟教授的鼎力相助。

作 者

1997年10月8日

目 录

·
绚丽的
北美雨
·

旅居加拿大

我们来到了加拿大..... (3)

环境氛围

寂静的人寰 (14)

禽鸟·树木·草坪 (19)

花的世界 (27)

奇风异俗

加国人之风韵 (33)

加拿大异事小辑 (40)

加拿大人最宠狗 (50)

梦幻般的郁金香花节 (53)

枫林之国枫糖甜 (59)

洋人河里钓洋鱼 (63)

在渥太华观龙舟赛 (69)

休闲日拾零 (73)

观光揽胜

丹枫索满山红 (76)

迷人的海敦公园	(83)
观赏尼亚加拉瀑布	(90)
文明在林莽中蹒跚	(96)
魁北克一日游琐记	(102)
寒暑两度游总督府	(116)
这里有座国会山	(125)
丽都运河——渥太华的母亲河	(132)
访加拿大农场	(138)

馆场奇葩

参观帕拉迪姆体育馆	(142)
游加拿大最新赌场	(147)

商海拾珠

最流行的商风	(152)
有这样一个蔬菜食品店	(155)
别具一格的购物中心	(159)
在加国,广告是最敏感的神经	(162)

教卫短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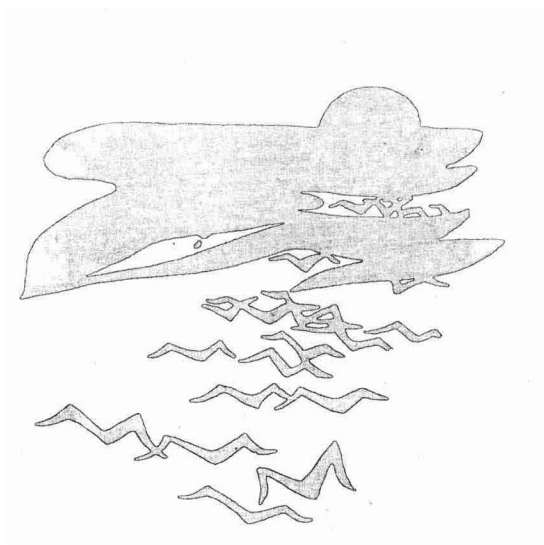
加拿大教育之现状	(165)
我所见到的加拿大医疗	(171)

匆促美国行

从加拿大到美国	(181)
游览华盛顿	(185)
我们来到大西洋城——	

美国第二大赌城·····	(194)
纽约一日游·····	(200)
归国纪行·····	(208)

旅居加拿大



我们来到了加拿大

—

探望了在东京读书五年未见面的小儿子,我和太太乘坐日航,于6月20日飞抵温哥华。

温哥华是加拿大西部的大城市,仅亚于多伦多,有国际机场,设出入境海关,气候四季如春,当首都渥太华为零下29摄氏度时,它却在零上10度,这对半年冰雪的加国来说,可算是一块宝地了。移居在这里的华人特别多。

我们走下飞机正是温哥华时间下午3点20分。

我们随着同机乘客接受国际机场的行李

检查,再到后面的海关窗口排队,办理入境手续。

轮到我们的了,一个瘦长的黄发中年女士对我们说了些什么,我学着前面旅客的作法,急忙将两本护照递过去,她对着护照上的照片,仔细打量了我,特别是我太太,她目不转睛地看了她好一会儿,因为太太在照登记相之后烫了发。

中年女士嘴里又说了一些什么。

我说:“听不懂你的话。”

她后面一位富态的中年女士急忙走上前来,用汉语翻译道:

“你们来加拿大的目的是什么?”

“到女儿家探亲。”我说,又将女儿彦子的名片递了一张过去,她拿笔记了些什么。

“打算住多长时间?”

“一年。”

她又写了一些什么后,抬起头来说:

“先批准你们住半年,到时检查身体,再办延期手续。”

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就等着听到她的这句话。

最后问我们带了些什么东西,我们说大人小孩四季穿的衣服。她把护照给了我们,就这样过了海关。

接着,我们到前面的转盘传送带上去认领自己的行李包,因为我们马上要转乘加拿大国内航班,我们目不眨地盯着转盘上向前

流动的各种行李包，取了三个，还有一口箱子怎么也看不到，心里顿时着了慌，忙去找日航工作人员打手势，给他们看行李包证件。

我们等了好一会儿，一个形体干瘦、穿着整齐的老年妇人，推来一口大箱子，我们一眼就看清楚了上面有我们的名字，如释重负，忙向她点头致谢，尽量表达出我们对她的感恩之情，她直摇头，继续帮我们把箱子运往另一条传送带上。

这是他们对乘客应负的责任。我到渥太华后，才听到北京的老罗对我说，他去年来加拿大在机场丢了一口大箱子，第六天的一个上午，机场来电话要他在家等着，下午，一辆面包车将他的箱子运到了家里，并帮他们搁置到适当的地方，转身就走了。我们第一次乘飞机，哪里知道这些！

因为我们寻找行李耽搁了时间，语言又不通，老妇人继续领着我们穿过几条过道，进入加国国内航空检查站。

我们将手提的便包，放进检测带上传送过去之后，旁边一个长着满脸兜嘴胡、体壮如牛的老年男士，操起一根像棒槌一样的东西，对着我举起来，我当时心里吓了一跳：还要挨打？犯了他们哪一条？我正要喝斥他们想干什么，不料，他将棒槌在我的前胸后背、下身、腿子前后左右晃了几下，笑了笑，示意我往前走。

原来，这是检测器具，给了我一场虚惊。

我们在北京和日本上飞机前都不曾领教过这种吓人的“武器”。这是上加国飞机之前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奇特的印象。我太太在我后面受检查，她自然不害怕了。

我们顺着他示意的方向往前走，一直进入候机室休息。

二

下午 5 点半，我们上飞机飞往多伦多。

加航从起飞到升空，机舱振动较大，不如日航那样平稳、安定。后来，我听人们说，国内小飞机都是这样。

加航上的空中小姐，多是中、老年妇女，虽然穿着整齐、嘴唇也抹得红红的，不像日航都是打扮入时的妙龄女郎。大概是加国人少，在人力上挖潜的缘故吧。加航上用餐的食物不及日航多、质量精，乘客要了酒类，还要另付加元；在日航上，我们好像未见到有人掏钱。但它有一个优点，就是餐盘中有一大陀大米饭，我们如获至宝，日航全是西餐，我们吃怕了，十分想吃大米饭。饭后不多时，我们在座位上睡着了。

蓦然，机舱“腾、腾……”地又振动了几下，我们吓得惊醒过来，环顾四周，乘客们都取下了行李，原来飞机降落到多伦多机场了；

日航两次降落(名古屋和成田),我们在机舱内都没有任何异样感觉。

我们赶忙取了行李,随人们下了飞机,在走道上看了时钟,已是多伦多晚上 11 点了。

我们继续随着人流下楼,转过几道弯,在一个椭圆形的转盘旁边停了下来,太太去推行李车,我守着取行李,取了一个,突然有人在背后叫了我一声,我调过头去,原来是女婿小文,他开车来接我们的。我们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得太适时了,要不我们取完行李,还真不知道往哪儿推才好哩!

小文说,他在这儿等了一个多小时,看来飞机还是晚了点。

女婿开车来接我们,他们原先是想让我们在多伦多玩玩,看看这加国的第一大城市,没料到飞机晚点,待我们把行李认领出来,装上小车,已是多伦多 12 点 50 分了,时间太晚,我们中途滞留的兴致没了,决定驱车赶路。

小文提醒我们系好安全带,说这里交通规则非常严格。我们以往坐小车从未系过,在小文的指点下才系好。

三

我们坐的小车是日本货,性能好、功率

强，装了四个大包，外加一些小包，还坐了三个人，以 120 公里时速，向首都渥太华方向飞驰而去，非常平稳，不颠不摇；当然公路的质量也不错。公路两旁各种指示灯，放射出各种鲜明标志，让司机夜里有章可循。

两个多小时后，车子在一加油站内停了下来，加了油，我同小文去上厕所，朝后面一家灯火通明的大房子走去。还没到门口，里面一位男士走了出来，推着弹簧玻璃门，等着我们进了屋，才放开手，让门自动关上，他才走出大门，原来他也是上厕所的。小文用英语向他道了谢。我一时很受感动，认为这人的文明素质很高。小文笑着说，这里一般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按照门上标明的男女图形，走进了男厕所。推开门，一股浓郁的樟脑味儿扑鼻而来，再也闻不到任何一丝臊臭味儿；内面宽敞清洁，有大、小便池，洗手池，烘手机，卷筒手纸，垃圾桶，大玻璃梳妆台等，设施非常齐全。我在东京市区内见到的公共厕所都是这样。小文告诉我，这里任何地方的公共厕所，都是这样讲究。

车子继续向前飞驰，除了车灯扫出前面一溜宽阔的大道外，其余都是一片灰黑；细看，不时有黑魆魆的丛林向车后掠过。

5 点钟了，天色渐亮，我们从车窗内看到一排排颜色花哨的房子向车后飞快移动，感到很新奇，加国人究竟住的是什么样儿的房

子，在我们心中，还是一个很具诱惑力的问题。

不一会儿，车子开进了一个住宅区内的马路上，绕了一个弯儿，停在一栋楼房下面通向车库的道上。

小文高兴地说：“到了我们的家！”

我问：“渥太华呢？”

“离这儿还有十多里，这儿就属渥太华地区。”小文说。

我们下了车，还来不及观察周围的住房和景物，一个劲儿地取下行李，沿着水泥加木头制成的蜿蜒至二楼大门的台阶跨上去。

彦子抱出五个多月的外孙女出门迎接我们。外孙女显得很瘦小，一见我们，嘴巴瘪了几下，哭了两声，噎住了。彦子说，要是别的生人，她要哭好大一会儿，还是外公、外婆身上有特殊的血缘诱引力。说得大家都笑了。

彦子马上向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要我过些时候给她取个中国名字，她现在的外国名字叫 Sara。

我们很兴奋，没有一点儿倦意，上上下下观看彦子他们住的这栋新楼房。先看外墙，一楼为水泥墙基和墙壁；二楼为砖砌面墙，砖又窄又短，似乎主要是起装饰作用的；三楼外墙为塑料护墙板，即三寸宽的条片重叠式地封上三楼檐顶的。这栋房子与左右邻舍互共一道隔墙。

再看屋内、地面、墙壁、隔墙，全是木料制